

叛臣爲鍾離韓德至城本非固實壽縣被圍不
給月開海陸之食賑當千之米極九府之費得三宮
之錢百十貨斷不知即盡散與亂我王諸設臣
正德固兵安忍日者結怨江平遠通軍千箇履屐彰
彰生之還未解其敵無景勝之海已爲虎傳其
遠相招致我戍我生民難救我兄弟我我我我我
戰躬振甲首篇支照日即晨離壽縣龍騎野則平
原坤邑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因德畏威委
命下吏乞活誰能苟存徐發漢汗既行絲綸被我
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敵曾不慢遂復失流王屋
兵鋒擊獲韓德之觀非復德之室甘泉之宮未幸
避壽之地生召重司以制制幸備託大命爲作符書
重增敬啟肆意氣烈生者逃其死者葬尸道路以日
庶豫對口刑戮失氣盡出心老弱流土女室裝
破壞之人五宗及實治神之士三族見該殺果騰踴
自相吞噬嗚呼首路有傷索之哀蓋黎民家有
隕山之泣絕師南望無復儲君露河陽北麓或有
穹廬距城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悲西山之冠不足書
其罪分監陳壁之至伏水先帝登遐宮車墨駕奉諱
驚號五內摧裂州寬本海無地容身景風既降吾民
且復順遂侵軼我彰德壽陵我登福據我江夏掩
襲我巴丘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不可稱沙洲亦岸水若絳河任約流百十安南化仁
面壽于漢口子旭乞活于鄧郡希希放散千乘安侯
景帝于風事大帥故諸患自始附附附附附附附
殺後主暴原鄧都將軍趙思凡將軍皆伏伏鎮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良附附有上流實惟分陝投快荷

戈志在舉世皆同依倚鄂漢有虛平復惟未屬皆能
如此況舉華日月天下不賤爲臣爲子者固能兼者
哉誠以義旣既建宜須總一其推莫府實用主盟身
行不依總而連率連率連率連率連率連率連率連率
行天需提支家除險固之天馬千群長就百歲
貴後之天資智勇之力大楚絕荆山淺源彭蠡
越汎水以持其南輜輶安輪以衝其北華夷百歲
標影從高紫風驚道指連葉接而此江水爲之側
流抽支而揮敵日爲之退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與
山珍公左原蔽野拔柳車牛之侶披散礮石之矢窮
則逐日追風弓則吟吟彼彼彼彼彼彼彼彼彼彼
而漢笑知謂馬之載鴻毛若奔千之獨魯縞以此衆
戰誰能禦之晚後峰巒若毒獸窮則謂山蓋勇則
四郊多壘調地蓋遠則三千弗遠如彼怒怒怒怒
屋簷費萬鈞無勞百鎗加以日臨黃道兵起將宮三
門既啟五折威聲奏藝藝之旗旌亭亭之氣故以陽
機密運非敵對韓泰運而誅何罪不服今遣使持節
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
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掠金陵鳴鼓詰
天城金拔地來旗又建知赤城之驚起支船夜動若
淮海之奔流計其期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
周有校武臣匪朝伊夕春長伐之嘆聚瑣支之頭今
司寇明罰鎮鎮所誅止僕僕而已零元何幸一無所
聞獨君若世無君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開府將軍自效意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與衆難以自立想武南國過西國因愛立功補職
爲偏有能諸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綽布五

萬巴有能動義衆以爲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
上賞百伯下賞諸將遊梁河可以軒蓋紫由舍人
奉命同師佐日耀降漢以時金帛必有其有即卸無
位若執達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誰則茲因款蓋諸
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焚燒支文與楚宜厚白水漢王右說漢臣之知有如
破日臨勝之制事均白水漢王右說漢臣之知有如
王僧辯等平侯景書其百于江陵戊子以款平生明
臺大杜已丑王僧辯等又奉表曰衆衆以今月戊子
總衆建康賊賊局伏險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頻
自固臣等分粉武旅自道同題題題題題題題題題
結隊千羣持鼓百萬計紆七步開門三軍轟然入演
華因四城京師少兵俱備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九縣雲開六合清朗則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
時羣鳥雲屯泣血治兵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
七屬俱及管蔡流言又以三驚作亂西涼衆強
泰而不通并州遣民誘誘誘誘誘誘誘誘誘誘誘
一人厥脫不覺候馬五款英武克復恩恩恩恩恩
竊竊如何可言臣等親依故實恭肅肅肅肅肅肅肅
分告壁後嗣後升遐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
追即還當感勳日者百司故收師臣等以懷王情
孝友理當感勳日者百司故收師臣等以懷王情
功既隆有追當之禮尤屬聖明而後謀議非自然
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
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罷
周民樂推嶺山而面事王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
光武不止支豈願昭示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

叛臣周倫除德應弘至城本非周實壽春發實不
論月開海渡之倉庫當千之米糧九府之指轄三宮
之諸司千貨而不知如我德應弘我王統發臣
正德兩兵安忍日者結結江守遠遠千商隨隨影
彭生之還未得無幾無度景卿之請已及為流傳
遠相招致致劉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以為重平早
經將招甲首蕭文惠日則晨離離離離野則平
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風俱俱因離長威委
命下吏乞活准肥舒存徐乾漢汗行絲綸爰被
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感着不慢遂復失流王
兵躍泉義勇之親非復德應弘之室甘泉之宮水
邊善之地坐召憲司臥制銅辛請託天命偶作符
香增賦賦賦哀哀創生者過哀死者著戶遺路以
庶億計口刑戮失喪諸貴由心老弱流土女室
感懷之人五妾及貧婦由心老弱流土女室
自相各懷懷懷於首路有衡素之哀益益其家有
限山之遙隔所望望無復望焉矣大河南北臨或有
其罪外監陳壁之至伏求九帝登遐宮車駕壽壽
壽號五內推製州冤本無地容身身身身身身
且須顧遠使候我義勇義勇我郡已籍籍我江
變我巴丘我以為我義勇義勇我郡已籍籍我江
可利沙河沙河木若林河在約況百安南化仁
面輝千漢口千仙乞活于鄧都希榮敗種于榮榮
景奔于漢口千仙乞活于鄧都希榮敗種于榮榮
殺後王軍原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可忍也然不可容我府陳有上流實惟分陳投荷

戈志在舉命甘周依倚雖漢有歲半後惟未屬將能
如此我職華日月周不賤為臣為子兼國兼家者
歲歲以義應既建宜勿總一其推免府實用上賢
以不依違進奉遠進惟國不違軍處中權後勁
行天司提文家險阻以之天馬千祥長帆百義
貴後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歸荆北漢源度彭
微泥水以持其前輔神泰輪以漸其北華夷百
輝影從雷驚風駭直指建業接卸而叱江水為之
洑抽支而揮數日為之退舍方駕長驅自獵俱入
山陰公充原敵野挾轉曳之侶故距礮石之失
則近日追風日則吟吟後落騰騰騰騰騰騰騰
而灌笑如驅馬之載鴻毛若奔千之獨魯將以此
敢誰能樂之脫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四郭多學識地蓋遺則三千弗遠如後後後後後
門既啓五勝威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聲
鼠胃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
大都會征東時軍府義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
都督征東將軍府義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
長卑都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掠金陵鳴鼓
天旋金振地未旋夕建如赤城之覆起戈船夜動若
滄海之奔流計其時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
周何校或且匪朝伊吾春長之吸整招支之須今
司定明鑒鐵鎖所誅止使景而已蒙元何事一無
問諸君或世相思身何倚臂舒羽儀旗旗旗旗
後君爵殺無由自效豈下慙惡境上愧是夫失忠
與善難以自立想建康望南越西顧因變立持權
為國有能鎮保世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楊布五

萬匹有能手勳賞案以梁官保全誠邑不為報用
上貨方伯下賞制符並獎山河以紆舊誓昔由余入
奉詔同卿佐日輝降漢且時金鈔必有其才何如無
位若執達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催則茲因致請
焚燒交文似盡宜府河決王日遠近咸信之科有知
較日無勝之制事均白木檣布同遠近咸信之科有
王僧辯等平侯景侯景首于江陵戊子以戊子月
當大社己丑王僧辯等又奉夫日景舉自今戊子
總集建康賊首侯景侯景首于江陵戊子以戊子月
結降一舉持殺百萬止紂七步項項三三三三
四國四國四國四國四國四國四國四國四國
九聖雲閣六合清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咀痛咀痛咀痛咀痛咀痛咀痛咀痛咀痛咀痛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七國七國七國七國七國七國七國七國七國
一人一一人一一人一一人一一人一一人一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抗
孝孝孝孝孝孝孝孝孝孝孝孝孝孝孝孝孝
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
擬擬擬擬擬擬擬擬擬擬擬擬擬擬擬擬擬
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
光武不止文豈謂昭宗昭宗昭宗昭宗昭宗

承聖旨諭爲勅勿等或云理歸未復則各無旋
宗金陵乃唐大春思祖大庭少非有定居漢祖敗
絕晉陵後宅臣等與本皇祖奉朝令月望特達通
諫惟必西歸唐唐乃乃王宮前生頭方始大開抑
又開之凡上陳者上無降乃被授之意則非位者
之不以雲和之故入於日星我作之雲無開乃澤立
不懼欺伏報陛下因有犯之心折諸邦之金寶可還
巡閱漢方米石之豐高諸君臨佳引箕山之客未
知上德之不德聖聖人之不仁奉主超幾蒼生何
望昔唐李張儀連郭公俗術復拾二方以事趙漢六
國以尊秦臣等與本皇祖奉朝令月望特達通
聘河陽昭明書昔唐李張儀連郭公俗術復拾二方
黎鄉關武臣休戚與主不違命與時再奉一介之
行人同三代之命道承內政事通飲食之固封秦
邊城松等劍現之哭不勝悲思之至者其夫以因九
月甲戌司宮領東將軍出朝史南平工務建冬十
月乙未前萊州刺史都伯自魏至丁陵以循爲平
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州刺史史王琳于殿
內琳副將軍嚴玄獄至辛酉以丁方略爲開州刺史
庚戌林州長史降納及其將潘烏黑等舉兵反殺陷
湘州二月四方領鎮王公卿士復勸世祖即尊號爲
謙讓未許表三上乃從之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
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詔曰夫天之以君司牧黔首
帝克之心豈貴黃屋誠非視已而臨之氣皇祖天
祖高皇帝高祖岐嶽化行江漢道昭君出且聽斯屆
皇考高祖武皇帝明昭日月功格乾坤應大從其推
唐作聖太宗開文章帝地辟降福方符文宗外應慈

陵詩雖孔棘旅大極橫流克復宗社舉公卿士百辟
庶登咸以皇靈降命前驅勳勳及天命不可以久漢家
極不可以久皇靈降命前驅勳勳及天命不可以久漢家
賈府用集神器予一人甘莫夏商周年無疆洪漢
魏晉宋國猶以久旅旅云旅旅且非創舉思得上繫
古統下惠兆民可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通祖原
宗諱許敬宗孝子義孫可悉賜爵長徒銀士時加恩
列而已按王僧辯傳僧辯爲湘東王國左常侍遷
竟陵太守號雄伯將軍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
督并帥一萬衆起程赴援至京都宮城陷後天子
家應僧辯與仲仲兄弟及趙伯超等九屈建子衆
然後入朝景悉敗其軍實而厚加振撫未幾還僧辯
歸于竟陵于是僧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
辯爲領軍將軍及湘州刺史武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
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僧即就道將僧辯以
竟陵部下徐未盡來意欲付衆於後上顧謂鮑泉曰
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南答若此將安之泉曰既
奉朝拜將軍號勇事等決雪何所多感僧辯曰不然
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
又遇新破軍師錢鈞待數白并籍兵一萬不足以制
之我竟陵軍士數將行陣已逼兵之不久當及難期
日有限爾可軍中欲與卿共入言之聖相佐也泉曰
成敗之舉繫此一言遲速之宜終將抑絕世祖性最
忌嚴聞其言以爲遲速不肯去稍已合怒及僧辯將
入謂泉曰我爲先發言君可見條泉又曰是也見世祖
世祖迎問曰卿已辭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

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辭行邪因起入內眾
怖失色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千人取僧辯既至
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武同賊今惟有死耳僧辯對曰
僧辯食祿既深憂國憂重今日就戮豈敢恨但恨
不見老母世祖因斬之其左臂斷流血至地僧辯聞
絕死之方蘇即付廷尉封收其子姓並督監左右
岳陽王軍樂江陵人情騷擾未知其舊世祖遣左
右往獄問計于僧辯僧辯具陳方略岳陽城內都
督侯而岳陽奔還而鮑泉力不能討長沙世祖乃命
僧辯代之數眾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衛仗三百
人與僧辯俱發鮑泉至通城泉云羅舍人彼舍人竟
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上竟陵助我略略不
足平叛而重歡奪金書先入僧辯發衛仗還東泉方
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卿如有非
令旨使我錄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諸軍獻出金泉即
下地復于林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
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洋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
大都督率巴州刺史史淳于量定州刺史史鮑泉州刺
史王琳郴州刺史史美之橫等俱赴西陽軍大巴陵聞
鄂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
嗣業武州刺史杜叔明並會僧辯于丁陵既而鄂城
兵衆公廣徒蕭氏將領進至鄂州乃使侯景同丁和
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王叔仙前驅一萬遣巴陵等
悉內徙水步諸進士是緣江陵處選軍風馳鼓噪遂
至丁陵賊大潰僧辯于江夏糧米糧重沈公船於水及
賊前將大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築城固守侯景敗
故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

辯僧辯師伯超日趨公卿倚國恩速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雖坐客曰朝廷昔惟知有超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鎮爲我所役人之與廢亦復何常哉客皆前稱陳功德僧辯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卿師之用命老夫雖溫居百何力有焉於是逆寇悉奔京都伯超定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百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

元帝永寧二年九月丙午敬帝以皇太子即皇帝位按梁書敬帝本紀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興侯永寧元年封晉安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定議以帝爲太宰承制率還京師四年二月癸丑至自尋陽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驍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三十人以豫州刺史侯景爲江州刺史侯景同三司湘州刺史蕭詧爲太尉僕同三司廣州刺史蕭詧爲司徒鎮東將軍張茂爲荊州刺史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澄送長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齊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與賊敗績之橫死太尉王僧辯率衆出屯姑孰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于齊遣江州刺史侯景討之七月辛丑王僧辯將兵陽侯蕭淵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於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月甲辰司空陳霸先棄義殺王僧辯蕭淵明景景帝即皇帝位紹泰元年冬十月己巳詔曰王

不若雙龍臨豐西都失守朝廷淪覆先帝梓宮播越非所王基傾軔率七十匹駑馬以充功仍屬艱難泣血乞志復舊禮大略未及取旨懇請軍公卿戶地以大義越登奉閭嗣奉洪業順惟風心念不至此庶仰憑元靈傳寶將相克濟清元惡謝安陵寢今朕命載新宗廟祀典慶流德億兆皆一人可改永寧四年爲紹泰元年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位一等以員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戶王子以司空陳霸先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故 按王僧辯傳僧辯進驍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罪難仍依景須蕭建業武陵蠻口巴漢朝志格元音精背白日戮力齊心安夷寇難凡在有侵莫不凌尚况我鄉國難事言前而西寇乘間復相掩襲梁上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廟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舉于寇乃歸南顧憤歎盈懷朝臣子之情念當雙龍如龍樓立枝子號今江陵年百十餘歲爲冲菑梁堂未已負荷該難祭則衛君政由衛氏於前枝權據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遭濟物以義國渝微有懷舊好存亡拯溺義在公朕扶危嗣事保長伊懷彼員陽侯義武營于長沙之裔以年以望舉兵金陵故置爲梁主猶于彼國便遣清江王岳前敕荆郢江陵安陸襄陽不相及憤愧良深恐及西寇凌波復據江左今雖大漢口與陣營士相會卿宜協我親履復軍部分舟楫迎接今主

鳩助助明封心一力西羌已合本非劫寇直是相東怯弱致此淪落今者之師何往不克若建康兵弱則朕所望也且魯承齊運冠蓋將軍陽侯賜而後親與賓客窮書通國地稅之怠情歸不獨及自勝高還至於南國數朝常待來之懷宗棄臣臣義故結僧辯曰遂謀納員陽侯仍定君臣之禮皆曰自泰江寇賊臣便督赴援護及下船則城府夜即迎劉開入國臣臣拜滅左右勳業初起同起則既多時不盡人情結阻止相降中使復遣諸處謀物謝參差未挂決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建康且書令以其弟上賓親賢陳悉欲同奉若一朝仰進大國臣臣不解灰粉悉棄昨未絕中興伏願陛下使事清江仰藉昇平之盛慮臣下至聖之路僧君以長壽報可期社稷再輝臣臣非去請拜別使曹中使表齊郵驛啓事以開伏違拜奉在使員賜答曰委高至柱石共公忠義之懷東國復亂於今積年二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廟至於丘園敕榮尚近來公室至枝豈不慮遠隔孤遠國理會高懷但近來人或不宣具公民詞陳霸先訪遠離鄉游在來理應旬月使乎屈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僅北黎庶咸蒙此恩計提宗可相繼近軍大東關則遣信獎之懷忠士何吝容容不問因致聚關上黨王陳兵見衡欲飲安危無辭之徒忽然逆戰前蒞未舉即自披猖驚怖之情願以傳聞上黨王深自矜處不傳自拔更求封爵故相厚誼遂使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明上仰帝皇威德相厚誼遂使優禮齊朝賜誅叛子於雲雲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禮景

宣書上漢諸將於公且有略舉親向極庶當不爾防奸
定麗天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
處見輝天建國立布在方策入盟出賀有自來矣
若公之忠節上感聖恩幸降同謀必匪橫武則齊師
反旆不陸江即致表言以無克結撫而商逐復
行人曹冲率兵齊都即押送也消燬之下惟還教言
汜水之陽預有號備備齊又重厚日員外常侍委高
還奉教伏具勸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鄰國即更放
難申此大歡皇案校威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
賴今敢不忠信信實由表通達臣第七息顯顯所生
劉并弟于世珍往彼充實仍遣左民尚書劉弘正至
歷陽奉迎靈柩浮江候一龍之渡清宮丹陸候六傳
之入萬國傾心同榮骨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
之漢國前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於大
齊戮力展忠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
序以聞併辭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
尚書通至復枉示却却道賢弟世珍以表誠實良悉
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寶內明珠無累寶懷志在
匡救豈非勉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歡之懷用忘
典親魯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
家祚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家聲雖可
承業成路之德自古希倫神寶之危何代無此孤身
當不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果自
世感痛悼懼已深若建奉華本歸皇丹心口相誓惟
敬信安如或言某但明所強實今所示深遠本懷成
慰之情無有言某但明所強實今所示深遠本懷成
情復及榮榮華東北庶庶不愧風宗廟明豈不相

咸止蓋趙勝仍向歷陽所期實便望來彼衆軍不
渡已蓋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惠現上黨英主之然
諸得厥失信終不為也惟遲相見使在不除鄰國非
義將已既兩信辭使送於都員降求渡倫士三千
回籍還兵為濟止受敵卒千人而已并遣船序法為
往迎良機漢江之口僧持將將中流不放就岸後乃
同會於江東浦自陽既幾為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
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特為司空南徐
州刺史為其體懷和議將議以京口舉兵十萬水
陸俱至集於建康於是水軍到僧持營處於石頭城
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
來僧持與其子顓達走出關左右心腹尚數十人衆
單憑王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之命拜諸蕭先
因命縱火焚之方其頓下就執蕭先曰我有何辜公
欲與齊師鬪計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
門何謂無備僧辯始之

據陳書高祖本紀承聖三年進高祖位司空十一月
西魏攻陷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居江州諸晉安
王以太尊承制又遣長史謝哲奉使勸進十二月晉
安王至自尋陽入京朝堂給高祖班劍二十人四年
五月齊遣員外郎侯瑒明還王社稷王僧辯納之即位
改元曰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齊之諸將貞陽
也高祖以為高祖不可遣使請僧辯若手之往致數四僧
辯竟不從高祖居常憤歎嘗謂所親曰武皇雖磐石
之宗遠布四海至於終焉諸軍難離難離難離難離
已功業茂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
音聲猶在耳昔朝一日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

明倫彙編 皇朝典第一百八十五卷 登壇錄

自乞子海內屬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生致移輿還
求外國假立非大觀其此情可知矣乃南兵連數
千領及錦旗金銀以為賞賚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
徐度侯安都周文自等謀之仍部刻將士分資金帛
水陸俱進是夜發市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高祖步軍
至石頭前進勇士自城北路入時僧辯方觀事外白
有兵俄而自內出僧持連走與其第三子顓相逼
俱出關左右尚數十人苦戰高祖大兵薄至僧持衆
寡不敵走登城南門樓高祖遣火僧辯窮追乃
執擒王僧持餘黨及顓西午貞陽侯遜位百餘奉晉
安王上表勸進十月乙酉晉安王即位改承聖四年
乃紹泰元年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百八十六卷目錄

登極部彙考十一

陳武帝本紀 文帝本紀 宣帝本紀

皇極典第一百八十六卷

登極部彙考十一

陳

武帝本紀元年冬十月乙亥以陳主受禪即皇帝

位

接陳書武帝本紀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湘川寔元孫華曾太尉華生匡匡生達永嘉南遷為丞相歷歷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後其山水述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富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鼎運運生康復為丞相據咸和中上斷故為長城人康生盱眙太守美英生尚書郎公肅公肅生步兵校尉鼎生散騎侍郎高生懷安令承休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肅高祖以梁天監二年卒未歲生少微儻有大志不治生產既長讀兵書多武藝通達事變為當時所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游吳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

高祖開口納壽及覺腹中響覺高祖心傷負之大阿初新侯侯景為吳興太守甚高祖嘗曰高祖謂像佔曰此方將造大及侯景為廣州刺史高祖為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聯合高祖招集士馬乘至千人仍命高祖監陸郡所部安化一縣元不貢高祖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蕭諮為交州刺史以負刺失衆心士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臺若廣州刺史孫明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罔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罔子姪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瑒進逐廣州書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敗屠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遂降武帝深歎其勇授道州將軍討新安子邑三百戶仍遣書曰國高祖容觀而觀之其年冬高祖卒明年高祖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有高祖祖為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史則史楊曉南討高祖谷招勇救高祖陳利驤喜曰能討賊者必陳司武也委以經略高祖與衆軍發自番禺是時蕭勃為定州刺史於西江相會勃初軍士懷遠役除陳跡之因流說體應集諸將問計高祖對曰交趾叛漢罪由宗室大違律例亂州彌歷年稔定州復欲昧利自不顧大計師下率輕伐罪放當生死以之豈可畏懼宗室經於國憲今若奪人沮衆何必交州討賊問罪之師即問何所討矣於是勦兵鼓行而進十一月六日軍至交州齊衆數萬於藤縣北立城樓以拒官軍竊推高祖為前鋒所向應響貴走立城樓於屈魯單立將大造船艦充塞州中衆軍懼之頓湖口不敢進高

祖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處境持恐恐非良計計強軍無援人心離叛一戰不捷將至全今藉其衆實人情未固皆警急易為提督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軍事士交諸將皆默然莫有應言者夜木暴起七丈注潮中賊走散高祖勦所部兵乘先進乘軍鼓譟俱前賊大潰賁賁入屈魯刺中屈魯斬賁賁傳高祖命是歲太清元年也賁元大賁遣人九襲與劫帥李給降餘餘兵一萬殺德州刺史陳文承進圍愛州高祖討平之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已郡諸軍事二年冬侯景寇京師高祖將兵赴援廣州刺史元仲平除有異當時高祖高祖知杜計謀成州刺史王懷明行臺遣部將外臣等奉議狀狀二年一月集義兵著勃鎮廣州足尉歸附內史歐陽堅監州高祖蘭京禮府訪訪與士郡其舉兵攻鎮鎮時援於勃勃令高祖率衆救之悉擒殺等仍監勃與勃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討勃將士人頓於嶺上并厚結與勃案保討謀義保先斬勃張等年七餘人來附高祖之遣鍾休悅說高祖早臣侯景勇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皆精壯然而其敗當得志今欲將志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高祖北引兵及君謂勃河東桂陽相侯景侯景部將陳建說等下及遣使許身當援侯景侯景以君陳外正可藉技術且往始與建說勢勝保此太山自問未幾侯景即赴援建進元蘭懷我中選今京師覆沒主上蒙塵君若死誰

歡宴命若候備則皇杖在重方不能搖搖畢早雪此冤痛見遺一軍督贊乎已乃降後自使人慨然僥行計決矣恐為被逐乃遣使問道往江陵承承軍期節度時蔡路乘起兵據南康物遺順心遠時遠為曲江令與路乘相結同過義軍大寶元年正月高祖發自始興大吏與蔡路乘出軍南野依山木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與戰大破之路乘脫身竄走高祖進領南康劉宋王承制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六月高祖修崎嶇古城徙居焉高祖刺史李遷仕據大皇遣王師杜平南率千人入贛石泉梁高祖命周文育將兵擊走之遷仕奔奔都承制授高祖通直散騎常侍使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改封長城縣侯尋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六郡諸軍事帥將軍南江州刺史餘如故時軍都人劉萬等盜悉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萬人據白口築城以禦之遷仕亦立城以相對二年二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遷仕送南康高祖斬之承制命高祖進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史記如故六月高祖發自南康南康嶺石舊有二十四溪灘多巨石有行者以為難高祖之發也水集起數十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通軍順昌有龍見於水漲高五丈許五米許驛軍民觀者數萬人因是時承制遣使東將軍王僧府督衆軍及南康人白僧舉軍大將高祖率杜僧明等衆軍及川衆衆如合三萬人會馬時西之食高祖先將軍擁五十萬石至至是分三十萬以資之仍勒巴丘會侯景景帝立豫章騎工樓高祖遣兼長史沈哀

率兵於江陵動進五月承制授高祖使持節都督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陳嘉內史餘事如故二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萬人發五千張丹艘二千束發白澤京二月次落洛進中記室參軍江元禮以事去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時僧舉已發豫城會高祖於白茅灣乃登岸結陣列壯盟約進軍大蕪湖侯景城主張黑蒙城走三月高祖與諸軍進駐姑孰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觀軍形勢意甚不悅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數舫貯石沈塞進口謀准作城自石頭進青溪十餘里中樓櫓相接諸將未有所決僧舉遣杜僧明計於高祖高祖曰前朝仲建數十萬兵隔水而坐草萊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賊乃登高祖之衣表俱盡詳其因虛覆我王師今固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詳請先往立橋高祖即於石頭城西極麗築橋衆車大連八城進出東北賊悉西向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崇衆皆人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高祖曰軍志有之軍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今我師既衆必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高祖遣度度領兵二千橫截其後賊乃卻高祖與王琳杜瓚等以鐵騎悉力乘之賊退據其極要侯同度理時聞石頭北門來降諸王藍見背宣等攻拔西門一城衆軍又討其四城賊復還陳兵又盡棄所恃城橋高祖大驚親率攻之十卒衝櫓而入破復散走景與百餘騎棄鎗刀左右衝陣陣不

動景衆大潰遂北至西門門至關下不敢入事還賊心取其子而還高祖率衆出廣陵陳將侯景將郭元建奔奔高祖納其部曲二千人而還僧舉將高祖鎮京口五月齊遣平衛國賊趙達奔奔高祖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七萬陳進於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自率萬人解其圍縱兵四面擊齊軍乃解亂齊奔奔王泰士中流矢死斬首數百級齊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歸還京師參軍劉宋王仁獻捷於江陵七月廣陵侯侯景王泰衆皆奔奔高祖刺史還僧已還使告高祖率衆奔江以應之齊齊人來請求制廣陵之地僧舉詳焉仍報高祖高祖於是引軍還南徐州江北人聽軍南奔者萬口承制授高祖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徐州刺史餘如故及王僧辯率衆征侯景於南徐州承制命高祖代鎮揚州十一月湘東王即位於江陵改大寶三年為承聖元年湘州平高祖旋鎮京口三年二月進高祖位司空餘如故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與王僧舉等遊晉江州諸僧安王以太子承制又遣長史高祖勸進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人居朝高祖延賓一十八人四年五月齊遣侯景侯景明達士親王僧辯納之即位改元曰天寶以晉安王高士昌親王之請納侯景也高祖以為不可遣使謂僧辯若之往返數回僧辯不從高祖居於侯景密謀謂侯景曰武王還晉石之宗室遠隔海外於侯景歸來諸難難唯孝元而已功業茂盛兩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音聲猶在耳目前一旦便有異圖劉士高

祖之孫元景之子南內屬目天下宅心寬有何辜至
致廢繼遠求敵國假立非大親其此情亦可矜矣乃
密具報數千緡及緡絲金銀以爲賞賜之具九月王
質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謀之仍別列爵上
分賞金帛水陸俱進是夜殺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
高祖召王至石頭進勇十日城北人時僧辯方
視事外自白有兵保而兵自出僧辯遠走與其第三
子顗相遇俱出關左右尚數十人苦戰高祖大兵尋
至僧辯衆寡不敵走登城南門樓高祖因風縱火僧
辯窮迫乃就擒是夜燒僧辯及顗景平貞陽侯遜位
百僚奉晉安王上表勸進十月己酉晉安王即位改
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壬子詔授高祖侍中大都督
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
班劍鼓吹並如故仍詔高祖甲仗百人出入殿省廣
州刺史杜森據吳興與義興太守車載同舉兵反高
祖命周文育率義興攻義興與義興道其從弟北夏諸
兵拒戰北夏敗奔義興與辛未高祖未白東討罷高州
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森宿衛署省甲戌車至義
興營子拔其木柵寨州刺史徐嗣徽據其城以入齊
又募南豫州刺史任叔兒募兵應義興人資其兵
食嗣徽等以京師空虛募精兵五千屯下關下侯安
都領騎勇五百人出戰嗣徽等退據石塘丁丑載及
北夏來降高祖遣而釋之以嗣徽還逃急甲還都命
周文育進討杜森十一月己卯高祖遣兵五千濟據
姑孰高祖命州刺史徐度於治城等立樞密府准
濟齊又遣安都州刺史程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
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於石頭置流米粟三萬石馬千

匹入於石頭吳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夜燒胡墅
燒齊船千餘艘高祖遣車舟師馳齊運輸其北徐
州刺史張紹之擁護勸米數千石仍遣羣載於大航
築城使杜穰據守齊人又於倉門水南立一櫓以拒
官軍甲辰劉嗣徽等攻城櫓高祖遣鐵騎甲出冒
西門吳兵擊之敗歟大治城櫓高祖遣鐵騎甲出冒
率親屬屯於淮南家石以迎齊援十二月癸丑高
祖遣侯安都領舟師襲劉嗣徽家口於秦州俘獲數百
人官軍連進船塞港口斷賊水路先是太白自十一月
景戌不見乙卯出於東方晨展高祖遣命衆軍分部
甲卒對治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櫓柳達摩等渡
淮置陣高祖督兵夾戰縱火燒櫓燬渡天賊潰爭
舟相排擠溺死者以千數時百姓來淮觀戰呼聲震
天地車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糧賊軍懼氣
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高祖
遣兵往江軍據要險以斷賊路賊水步不敢進領江
寧浦口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乘車
舡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已未官軍四面攻賊自辰
訖酉得其東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達摩遣使侯
子攸勸仕榮等誦高祖詔和高祖許之乃於城門外
刑牲盟誓其將士部曲一無所問悉其南北辛酉高
祖出石頭門陳兵數萬送齊人歸北者壬戌齊和
州長史呂良道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合陳劉黃門
侍郎曹祖統結好執反高祖命侯安都督度平討之
斬首數千級張紹之棄石頭來石南州刺史徐度手
執高祖不可勝計是日杜森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
誅父載於吳興高祖從弟北夏司馬沈孝義並賜死二

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領鐵虎軍襲齊吳州仍領
梁山起糧車千數司空有軍旅之事可騎馬出入城
內戊辰高祖遣王敬文城外兵營車王位於石頭沙際
罷工驛四回高祖表以遂寧二月戊戌齊遣水軍儀
同三司張紹之代達送報章東齊王侍中裴英起東廣
州刺史張紹之洛州刺史李希光皆任約討嗣徽等
等率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戰內盛王黃蓋遣擊敗
之遂其前軍船隻悉歸洛州刺史李希光皆任約討嗣徽
沈泰吳郡太守裴思遠侯安都且據梁山以環之自
去冬至是甘露鎮降於梁山梅蘭南浦及京口江寧
縣城或至二數升大如栗恭于高祖表以擊齊四月
丁巳高祖遣梁山巡撫五甲申齊兵發自白湖
景申至林陵侯安都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領馬
牧杜陵領大航南已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
師於大司馬門外白虎殿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
發言憤慨涕泣交流同聲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
奮辛丑齊軍於林陵故縣跨淮立櫓備引渡兵馬其
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還京師癸卯
齊兵自方山進及豆塘驛謝主臺周文育侯安都領
白土隔與齊都部已盡齊高祖遣機輔平二配
沈泰渡江襲齊行營趙彥琛於瓜步獲舟艦千餘艘
陳爽萬斛即日丁子德初林泰兵領於長樂寺六月
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吳府山高祖遣
錢明領水軍出江襲齊齊人樓連盡獲其船水齊
衆軍分是役殺賊寇及獲舟山北關其和安于齊
軍至元武湖西北吳府山南將據北郊垣軍自獲

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鉶組之間意實樂勝
浮江下瀨一詞撰擬無待旬師萬里澄清非勞斯甚
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祇役休憑山濤結甲乞聚不壯
歲時結從連髮迫交廣呂嘉勸從吳濤已縱命我
還師結其不格連髮並拔偽黨斯捷聖武於江山
回神旌於蠡澤此又公之功也日八該九野風割豆
分編帝倫王連州比縣公武憲已暢文德又宜折簡
馳書吳嚴肅至於新舊涕泣吉香雷北消丈夫
之節南歸女子之國不扇勝服拜求吏職謝此又
公之功也京師勝亂亂賊竊竊變圖低眉九門軍
寧泰宮之可頓首殿殿之猶存宋徵千麥稔之敬周
大夫泰輿之歎方之於斯未足為悲公求衣沐日
食膏膏與備官閑具慈道還都守樓之典六符十
等之義還周太監之風流重振太平之遺事此又公
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勤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含
德普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
虞之民歸合靈於仁壽之域上絕不德無爲以基
長生王顯仁經用忠信爲寶風雨弗德仁惠爲基
部分益明於皇衆心乃定泰和閭內人少日夜苦
世祖汲汲將士身食不肉相若數旬春乃追走及高
祖還與父有軍兵司查世祖與升軍召與與時電兵
尚衆斷斷無害未半連陣相結世祖命將軍劉澄將
一軍舉兵以疑衆大敗澄急因請降東揚州刺史
張彪起兵與臨海太守王懷振振援進使求救世祖
與周又會經兵往會會以掩蔽使將光泰閣門結
世祖世祖取長壽曲家彪主又被走若邪村民
斯彪保其自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

官毅將軍爲相太守山陰深懷誓不賣附世祖分命
討擊悉平之威惠大振高祖受尊立爲臨川郡王邑
二千戶拜侍中安東將軍及周文帝安都敗于沌
口高祖起兵入衡軍號爲備前以奉養壽命兵
城南馳走至三月丙午高祖親臨討殺世祖入
驛甲寅自南陽入居中有皇后令曰吳天不弔
上元降禍大行皇帝電指萬國率上皇諸將天知喪
窮無類楚無所迫及諸葛亮蜀反歸無須立長主
以寧萬姓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體自昔皇祖惟
三豎任慈自司位紀嗣班應由事率以相國總百
揆除餘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詔中書監印章
中外郡臣未備印授義興公印東其鎮衛大將軍湯
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載勝後命以公禮爲檢幹
律等銜策四條皆舉八柄有是用錫公大終戎務
各一任仕一賜以公賈貴宗章禮爵符義宜富京
民知某房是用錫公衰冕之服亦爲屬焉以公調聖
陰陽望諸風惟三靈九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
之樂六份之舞以公宜尊王飲弘顯風教光景所照
羣衆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宮以公卿備滿萬寶
進賢賢士盈朝內人處谷是用錫公駟馬以公
嚴然節顯焉世穆絕折斷四表賜節八重是用錫公
虎賁之十三人以公執統明期期在期指衆奉無
教上紀必沐是用錫公普告各一以公衆飲遠風
賜高車駟一車書括囊贊字是用錫公形失
百張弓十張矢十支以公天經地義貞幽明春
節尤恭奉盛是用錫公形也一由主頭騎爲陳國重
丞相已下一選舊仕花故其恭恭服命克相皇天

弘建邦家允興漢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十月戊辰
進高祖爲王以揚州之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
州之晉陵信義江州之壽陽豫章安成臨川南陽
二十郡金封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鎮衛大將軍並如
故又命陳王壽十有一歲遷于王游張出晉人譚
金振軍六萬備五時騎車重龍頭蓋平衆八份
設鎮戍官縣王姬王主安南將軍之號陳王官一
代嫡與平水衆帝拜位用錫曰五選更始三選
代司牧宰庶是屬聖賢用能統緯乾坤獨操區宇
由此則梁德深微賴萬發太清云始見困長蛇
此黔首開陽揚烈華廟以明續代同軌百王建武
聖之手又雖封王爰至天成立重輪轉三光垂沈
七廟之祀合生已派鼎命斯隆我武元之祚有如
維艱也刻夕惕勞懷懼相國陳王有命自天降神
維歡天地合德聖賢齊明拯拔之機流提億兆之
東誅逆叛北震強顏咸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
重興禮儀備修非修戎卒虛懷大功在舜盛績
機機湯湯薄薄而福來獻白侯登皇座之世人
素雄非止隆周之日因以故珍川陸求瑞煙雲甘
醴泉旦夕凝滿嘉禾草華植甸甸道昭於億代
格於皇明於天光華日月華故著於元象代德
彰於國諫諫有歸聖聖聖之德數實有故在
朕雖庸庸闕于古昔水稽崇崇爲日已久敢忘
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位臣官啟陳一
依舊歲末除事陳王曰香陳王惟官于上厥初
民穰連來陸之前客成大庭之代臣結連焉爲
忭欣故敢得而詳焉自義興軒吳之君南唐有漢之

